

## 第肆章 911 事件與中東伊斯蘭世界

美國本土遭受有史以來的恐怖攻擊，不僅使美國民眾生命財產蒙受鉅大損失並震驚全球外，並打破一個神話、兩個理論、三個戰略，<sup>247</sup> 更標示著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重大改變的里程碑。事實上，美國一直都是恐怖主義攻擊的主要目標；1983 年，貝魯特機場美國海軍陸戰隊營區遭汽車炸彈攻擊，造成 241 名陸戰隊員喪命；1988 年泛美波音 747 客機於蘇格蘭上空爆炸，造成 259 人死亡；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美國環球航空公司於紐約長島外海爆炸，230 乘客機組員全部罹難；1998 年肯亞及坦桑尼亞的美國大使館爆炸，225 人死亡、近 5000 人受傷；1995 年美國聯邦大樓爆炸，168 人死亡...。無疑都是對美國的另一種挑戰。參見附錄三，1983-2001 年全球重大恐怖攻擊事件。

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星大廈、國防部，相繼遭到自殺式的毀滅攻擊後，部分媒體以「二次珍珠港事件」來形容 911 事件的重創。事件過後約一年時間，全球各大媒體收到一封據稱是奧薩瑪·賓拉登<sup>248</sup> (Osama Bin Laden) 的親筆信，信中說明為何發動恐怖攻擊的理由，其中包括美國在中東過度的軍事干預政策、西方通俗文化的氾濫等（酒精、性開放，為伊斯蘭基本教義者根本無法接受之觀念）。這封信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輕視，美國政府依然十分堅持，發動恐怖襲擊的理由是因為恐怖份子對美

---

<sup>247</sup> 「一個神話」：指美國受大西、太平二大洋保護，本土絕不受攻擊的神話，在 911 事件後瓦解。「兩個理論」：指「權力平衡」、「集體安全」理論，對來路不明的恐怖攻擊，既無關強權間的權力平衡，亦不是北約等集體安全組織可以預防阻止，可以預見此二理論今後將有極大的侷限性。「三個戰略」：指冷戰時期的「保證報復」戰略、「彈性反應」戰略以及「地緣戰略」，因為這些戰略有清楚的主權敵國與戰略目標，但是應付沒有國土、沒有面目、飄乎不定、不畏死的恐怖組織，將是任何戰略難以達成的目標。轉引自〈社論：一件改寫後冷戰戰略生態的歷史事件〉，《中國時報》，2001 年 10 月 9 日，版 15。

<sup>248</sup> 奧塞瑪·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1957 年生於吉達，畢業於吉達大學經濟企管系，父親為葉門人。20 年代移民沙烏地阿拉伯與沙國君王結為「莫逆」，1935 年創立建築公司，專門承建國內外政府工程；隨著石油經濟起飛公司不斷擴大，年營業額以 10 億美元計。少年時期是貝魯特出名的花花公子，70 年代中期黎巴嫩爆發內戰，出現大量「被迫害的巴勒斯坦難民」，加上流亡法國的伊朗宗教領袖柯梅尼主張對以色列人及西方國家以牙還牙的感召，於 80 年代中期拜埃及極右派宗教領袖 Zawahir 為師，使賓·拉登成為伊斯蘭好戰激進份子。之後曾參與阿富汗對抗俄羅斯侵略軍的活動，接受 CIA 及沙國皇室資助，其他資金來源包括伊斯蘭國家捐款等。波灣戰爭期間，沙烏地阿拉伯允許美國駐軍，為賓·拉登與母國決裂的導火線，1974 年被開除國籍流落蘇丹組織武裝力量，試圖將美國趕出阿拉伯世界，直至蘇丹政府屈服於美國壓力，流亡到阿富汗落腳。據悉，暗殺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炸毀肯亞及坦尚尼亞的美國大使館、葉門亞丁港自殺艇襲擊美艦等皆為其所主導。參見黃照芳，<http://www.eximbank.com.tw/eximbank/eximdocs/news/egypt/010916.htm>

國的憎恨。<sup>249</sup>

## 第一節 911 事件

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將奧薩瑪·賓拉登為首的凱達組織，對美國的恐怖攻擊，界定為「新世紀的第一場戰爭」。美國本土從不被攻擊的神話隨著頃倒的世貿大樓灰飛煙滅，以及傳播媒體不斷重複的驚悚畫面，使所有美國人民與世人深刻感受無比的痛苦與震撼。而在此劇變之後，美國迅速進入全國戰備狀態，也開始在全球掀起一連串從未有過的報復行動。

### 一、背景因素<sup>250</sup>

從 18 到 20 世紀期間，廣大的阿拉伯領土就分別為鄂圖曼土耳其、英國、法國所分別殖民統治，或是近代美國、蘇聯權力鬥爭的競技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英國基於國家利益而與猶太復國主義合作，從此展開歷史悲慘的猶太人與無辜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民無止盡的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取代英法成為阿拉伯地區背後強權，地緣與石油戰略成為此地區紛擾不斷的重要因素。

1947 年，由美蘇主導的聯合國決議分割巴勒斯坦地區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二國，原以為單純猶太民族的血淚得以歡呼建國，卻始料未及的掀起阿拉伯世界迄今未歇的戰火，並造成阿拉伯諸多國家毀敗、人民流離失所至今。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伊斯蘭世界開始展開與強權國家之對抗，部分伊斯蘭激進團體甚至開始獲得美國的支持與訓練。美國與蘇聯此時期的權力競逐，卻也種下國際紛亂之苦果。

1989 年，蘇聯狼狽退出阿富汗，賓拉登等堂皇重返阿拉伯，並對執政當局與美國西方世界展開反撲。1991 年，由美國所主導的伊拉克戰爭後，美軍進駐波斯灣地區引起伊斯蘭世界的激烈反應，自此，對美國褻瀆伊斯蘭聖地的恐怖攻擊與美國的反擊行動從此不斷。<sup>251</sup>

---

<sup>249</sup> 911 襲擊事件，〈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0%E4%B8%80%E4%BA%8B%E4%>。

<sup>250</sup> 中東歷史相關問題，請參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中東政策與中東問題，此小節謹就 911 事件之背景因素，作一概略論述。

<sup>251</sup> 有關恐怖主義活動與死亡人數統計等，請參見第五章：911 事件與恐怖主義。

## 二、經過記要

911 事件後，美國立即成立獨立、超黨派之「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事件國家調查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m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911 委員會」(911 Commission)，專司調查整起事件。之後在 911 委員會的報告指出，當天早上在一個小時之內，共有 19 名劫機者挾持了 4 架民航機。<sup>252</sup> 這些劫機者「瓦解了當時美國民航安全體系用來防止劫機事件的所有措施」，這些劫機者利用「聯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和「北美防衛司令部」(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NORAD)緊急反應程序中的虧隙，造成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傷害。

由於聯邦航空署與北美防衛司令部彼此間向來缺乏有效聯繫，同時劫機者熟悉飛機之操作而關閉了機上以資識別的答詢機 (aircraft transponder)，使飛機「消失在天空中」，更沒有預料到民航機竟然會拿來當成飛彈去攻擊美國國土。「911 委員會」的最終調查報告認為，911 當天所發生的悲劇，以美國當時的防衛機制「完全無法應付即將發生的悲劇」。

此外，就軍事作為而言，北美防衛司令部的成立是爲了防衛北美地區的空域安全，使其避免遭受來自北面前蘇聯轟炸機的攻擊危害，故北美防衛司令部的任務界定在「抵抗外來威脅」。因此在蘇聯瓦解後，五角大廈大幅裁減北美防衛司令部戰機待命升空警戒陣地的數量，事實上在 1990 年代，五角大廈主張將這些陣地全部裁撤的建議確實不少。而在 911 事件當天，北美防衛司令部所屬仍在運作的警戒陣地只剩下 7 個，而其中沒有任何一個陣地鄰近被攻擊的紐約市或華盛頓地區。

曾經在 1998 年 8 月至 2000 年 2 月擔任過北美防衛司令部指揮官，時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空軍上將邁爾斯 (Richard B. Myers) 向 911 委員會表示，美國本土防衛網路的式微，確實使得一部分人早在 911 事件發生之前，擔心北美防衛司令部沒有能力保護美國。911 事件當日大事記要，請參見附錄四。

## 三、反應與影響

### (一) 美國方面

---

<sup>252</sup> 高一中譯，Adam J. Hebert 原著〈911 事件經過重現〉，《國防譯粹》第 32 卷第 7 期，頁 4-6。

世貿中心的大火持續了三個月，最後一名倖存者在五個月後康復出院，廢墟瓦礫八個月後才正式宣佈清理完畢，無辜喪生的民眾、受驚嚇的世人、耗損的財物、經濟的重創、政治的影響、國際局勢的改變...，均無法用任何數據、理論有意義的描述。世界超強的美國遭逢 911 事件的劇變，其本身的反應與國際事務連動交互影響之層面，更是廣泛而深遠。

在民眾生活方面：恐怖主義的本質在於恐怖攻擊後所造成民眾的恐懼心理，進而遂行其要脅政府的目的，因為恐怖攻擊的破壞而引起傳媒視聽的重視與一再報導，再次傳播恐慌與不安，即是恐怖活動之所以令人驚恐所在。美國紐約市遭逢 911 攻擊劇變之後，美國民眾在市長朱立安尼的領導下，展開各項救災、復原工作，期望儘速恢復正常生活，以迅速降低恐怖攻擊所帶來的嚴重傷害。

在情報聯繫方面：相關司法、反恐等政府單位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和搜索行動，以期找出攻擊事件之主謀並進行報復。美國總統布希依據情資證明凱達組織（al-Qaeda）涉有重嫌，其首腦奧薩瑪·賓拉登協助之塔里班政權（the Taliban regime），不僅控制阿富汗（Afghanistan）廣大地區，蹂躪無辜的人民外，更利用宗教之名踐踏阿富汗的人權、民主與自由。因此，布希總統要求阿富汗必須無條件關閉每一個恐怖份子訓練基地，交出凱達組織的領導成員以及所有的恐怖份子，否則將會遭到同樣的命運。<sup>253</sup>

在經濟損失方面：911 攻擊事件直接重創美國本土，包括美國紐約地標性建築世界貿易中心雙子星大樓在內的 6 座建築物完全摧毀，以及附近 23 座高層建築亦遭到破壞。另外，美國國防部所在地五角大廈亦遭部分破壞，四架民航客機的完全摧毀、2,973 條無辜人命，金融、商務等經濟上的打擊更是相當沉重，尤其以航空、旅遊業受創最深。據估計，僅紐約市一年內的損失即高達 950 億美金，若論及美國全球軍事行動上之支出、情報系統作業流程的重整、加強安檢措施與國土安全部之設立，以及官方民間為因應反恐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採取的防範措施，與本事件直接影響而所造成延緩美國甚至全球經濟上之損失，以及各種實質的國內社會成本與國際經濟重創等，在 911 事件重創一年後，確實之經濟損失仍難以估計。<sup>254</sup>

聯合國於 911 事件後一個月的報告指出：911 事件使得全球總體貿易成長減少

---

<sup>253</sup> Se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United States Capitol,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0, 2001,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

<sup>254</sup> “For Whom the Liberty Bell Tolls,” *The Economist*, August 31, 2002, pp.19-21.

1%，經濟損失高達 3,500 億美金，2002 年全球貿易成長率亦由原正常之 5% 劇降為零，造成全球經濟嚴重衰退現象。911 事件也扭轉國際間經濟及商業之正常運作，例如日本失業率創 48 年來的新低，德國航空乘客流失一半，韓國股市市值一天就跌了 20%，美國經濟每季衰退 1%。另造成的諸如物流、人流、保險、交通運輸、裁員倒閉等生活基礎損失更是無法計數。<sup>255</sup>參閱附表 4-1：911 恐怖攻擊美國民眾總體損失簡表。

表 4-1：911 恐怖攻擊美國民眾總體損失簡表

生命損失		硬體及經濟損失		他項損失		
位置	死亡人數	位置	損失金額	位置	損失金額	
世貿中心 2 棟	2,259 (24 失蹤)	世貿中心 2 棟	40 億	廢墟處理	50 億	
消防人員	343 人	高層建築 23 座	225 億	殘骸、物件檢測	15 億	
五角大廈	125 人	五角大廈部分倒塌	11 億	喪葬、醫療、保險	620 億	
班 機	美航 11	88 人	建物重建	350 億	國會緊急撥款	500 億
	聯航 175	59 人	公務人員超時薪水	130 億	國土安全部預算	375 億
	美航 77	125 人	毀壞車輛與器材	30 億	證券交易暫停 5 日	550 億
	聯航 93	40 人	航空公司補助	200 億	現金、債券、數據	240 億
合計 (人)	2,973 人	外交、軍事預算	未計	航空、旅遊業損失	400 億	
總計 (金額)			估計財物總體損失：6,300 億美金			
附記	1、以上金額單位以美元計算。 2、死亡人數不含恐怖份子 19 名。					

資料來源：作者綜合整理自(1)911 襲擊事件，〈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2)“For Whom the Liberty Bell Tolls,” The Economist, August 31, 2002, pp. 19-21. (2)《臺灣新聞報》，90 年 9 月 16 日，2 版。

美國政府面臨著民意沸騰的強大壓力，如何在最段時間內懲兇與報復找回正義，為美國人出一口氣，成為美國政府最迫切的問題。但是面對一個截然不同於以往的戰爭型態，恐怖主義與傳統意義上的戰爭有著明確的差異：「它沒有明確的敵對目標，它不是以一個國家為敵，它不能運用常規的戰爭手段達到目的。」<sup>256</sup>

2001 年 9 月 20 日，布希總統在國會演講，宣示將動用所有資源和手段打擊全球恐怖活動，並嚴正警告不支持美國反恐行動就是支持恐怖份子，並視繼續包庇或支持恐怖活動之國家為美國之敵對政權，正式揭開美國「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 在全

<sup>255</sup> 《中時電子報》，民國 90 年 10 月 26 日，

<http://money.chinatimes.com/spot/america/war/news/901026-1.htm>

<sup>256</sup> 伊曼紐爾·華勒斯坦，布里辛斯基等著，《後 911 時代的世界格局—大變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頁 7。

球反恐新戰略行動的開始。

2001年10月7日，美國一方面出動七個航母戰鬥群進行以空中轟炸的軍事行動，展開對阿富汗的報復戰爭，另一方面策反北方聯盟，從阿富汗內部裡應外合攻擊塔里班政權（the Taliban regime）。在美國攻打阿富汗的隔日，根據民調顯示，有90%的美國人支持布希總統下令對阿富汗攻擊，反對者只佔4%。<sup>257</sup>

2002年6月，50年來首次美國政府大規模將聯邦8個部會、22個機構、17萬員額、年預算375億美元，整合成部會層級而規模僅次於國防部的「國土安全部」。此外，海岸防衛隊預算170億美元，國防部2002年經費正式通過3,670億美元、2003年預算3,790億美元；之後為因應對阿富汗、伊拉克的反恐作戰，又追加600億的軍事預算。此對預算赤字嚴重的美國政府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但為因應國家危機而劇增支出應是必然現象；然而反恐戰爭曠日費時，美國政府的巨額支出同時也造成美國國內許多不符經濟效益的疑慮。<sup>258</sup>

除硬體設施的毀損重建與官僚組織調整外，911事件更深入影響美國政府決策菁英對全球傳統戰略思維的改變。<sup>259</sup> 例如布希總統「先制攻擊」為指導原則的「國家安全戰略」（請參見第二章美國全球權力競逐），<sup>260</sup> 引起全球側目。在美國全球反恐措施上，表面上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擊垮了塔里班政權，然而凱達組織的無法徹底瓦解，卻造成更多恐怖份子成員化整為零，反而蔓延全球各地；美國所扶持的阿富汗臨時政權（Hamed Karzai）又岌岌可危，若不長期關注與支援，唯恐將再度淪為國際恐怖主義之溫床。

另觀察美國進兵伊拉克所引發的爭議，不僅美國內部意見分歧，國際間諸如俄羅斯、中共、歐洲列強等國亦有許多反對聲浪；更遑論原就仇美意識高漲的伊斯蘭世界與阿拉伯國家的憤懣。全球超強的美國在受創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面臨建國以來前所

---

<sup>257</sup> 蘇進強編，《美國反恐戰爭臺灣觀點》（台北：臺灣英文新聞，2002年9月），頁14-79。

<sup>258</sup> Colin Clark, "The 9/11 Effect: What Changed, What Didn't, Around the World," *Defense News*, September 9, 2002, p. 1, 8.

<sup>259</sup> 胡瑞舟，〈911事件對戰爭研究的影響：主要意涵與思考〉，《國防大學國家戰略暨國防事務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1月6日。

<sup>260</sup> 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7, 2002) .

未有的歧見和孤立。<sup>261</sup>

## (二) 國際方面<sup>262</sup>

911 事件後隔日，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成立緊急小組，除同意與美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外，並負責向美國提供援助以及協調歐盟 15 個國家的立場。隨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於 2001 年 10 月 5 日無異議通過支持美國戰爭行動的提案，國際反恐聯盟一致通過支持美國進行反恐作為。聯合國安理會隨後通過 1373 號決議譴責在美國所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並表示決心防止一切此種行為；決議亦重申必須根據《聯合國憲章》，以一切手段打擊恐怖主義行為對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的威脅。有關 911 事件後聯合國安理會針對打擊恐怖主義相關之決議案，請參見附錄二。

中東各國政府，除了伊拉克指稱 911 攻擊事件是美國惡貫滿盈的「結果」，以及部份巴勒斯坦人與黎巴嫩人幸災樂禍的舉行反美慶祝活動外，包括埃及、約旦、敘利亞、伊朗、利比亞，及波斯灣等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安曼、葉門等阿拉伯國家領袖幾乎一致發表對 911 恐怖攻擊行動的震驚及譴責，連一向堅強反美的利比亞領袖格達費都不齒恐怖份子的殘暴行為，對美國的遭遇深表哀痛與同情。雖然官方紛紛發言譴責恐怖攻擊，但是阿拉伯一般民眾因徹底反對美國處理中東事務的態度，卻樂見支持以色列的美國遭到「懲罰」而大肆慶祝。巴勒斯坦當局雖然命令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不得集會、不得以任何方式表示慶祝，但是部分巴勒斯坦地區，如加薩走廊、約旦河西岸、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等地均無法遏止歡慶的場面的出現。

埃及外長除表達哀悼及人道支援美國外，亦希望美國方面不要因為憤怒而輕率採取攻擊報復行動，在未確實掌握此次恐怖攻擊元兇的證據前，不宜發動攻擊包括庇護國阿富汗在內的復仇行為，因為如此只會殃及無辜百姓，加深彼此仇恨。埃及外長指出：反對以飛機作為工具造成人民死傷。在以巴衝突中，以色列以美國提供的 F-16 戰鬥機轟炸巴勒斯坦鬧區，造成廣大巴勒斯坦無辜百姓死傷，卻無人譴責這種暴行。巴勒斯坦人權領袖穆斯塔法祖貝爾 (Mustafa Zubari)，在 911 事件前不久的 8 月 27 日，

---

<sup>261</sup> 相關分析評論參見，Jame A. Baker III, "The Right Way to Change A Regim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2002.; Zbigniew Brzezinski, "Confronting Anti-American Grievanc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2002.; Michael Ignatieff, "The Divided West," *Financial Times*, 31 August 2002.

<sup>262</sup> 911 事件後有關國際間官方反應與反恐作為，參見本論第五章：911 事件與恐怖主義。在此僅略述國際間之負面向之民眾及一般反應。

遭以色列以參與策劃一系列針對以色列攻擊行動的恐怖行動為由，為以色列所蓄意暗殺身亡，引起了包括伊斯蘭聖戰組織、伊斯蘭反抗軍在內的巴勒斯坦組織發誓要「血債血還」，阿盟以及埃及譴責以色列夏隆政府濫用武力破壞和平，歐盟亦強烈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導人的「清除政策」，<sup>263</sup> 而小布希總統入主白宮以來，美國對中東事務的傾斜以及對以色列高壓政策的縱容，無疑是中東局勢屢屢失控、和談進程緩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伊斯蘭國家向來對於美國小布希總統，拒絕調解、不願面見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偏袒以色列等態度，極其的不滿與憤怒。美國以懲罰轟炸、軍事威逼的方式制服伊拉克，卻放縱以色列鎮壓巴勒斯坦的政策，引起穆斯林世界相當的反感。據一位駐德國的埃及記者表示：美國憑藉著超強的軍經力量在國際間為所欲為，尤其在中東地區更是如此；雷根政府時代攻擊利比亞、老布希政府時代轟炸伊拉克、柯林頓政府時代因肯亞及坦尚尼亞美國大使館發生爆炸，結果用火箭轟炸去報復蘇丹及阿富汗，以及美國政府長期以來支持以色列人佔領巴勒斯坦等等行徑，在在均引起違反國際法則之諸多爭議；國際間卻鮮有對美國施予制裁的聲音甚至是實際作為，因此，阿拉伯世界別無出路，國家、民族或是文明間的仇恨所造成的極端主義者、聖戰支持者愈眾，絕望無助的弱勢族群期望藉由恐怖手段以圖報復或追求目的，當然也造成與美國間的報復循環。

另外，就北非至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家以及巴基斯坦等，在 911 事件後面臨兩難的局面。人道上雖然均表示支持美國並極力譴責恐怖主義，然而在面臨同種族、宗教的兩難下，咸認為一般人民均會傾向於支持伊斯蘭團體，再加上民眾害怕過度親美的結果，不僅會遭到阿富汗等激進國際穆斯林組織的報復外，還要擔心激怒國內原有激進份子的反政府恐怖行動，於是在支援美國的態度和上，紛紛表態為團結（Solidarity）而非聯盟（Alliance）去加入國際反恐怖聯盟。阿拉伯世界的領袖擔心，如果美國對阿富汗或其他地區展開報復性攻擊，伊斯蘭激進份子極可能被激怒，進而造成親美的阿拉伯國家陷入動盪，長期以來包括埃及在內的部份中東國家就必須不斷與國內的激進團體周旋。

---

<sup>263</sup> 巴勒斯坦最大的伊斯蘭武裝組織哈馬斯，以「消滅以色列」為公開綱領，並執行過多起針對以色列平民的自殺式爆炸襲擊。以色列也以牙還牙，對哈馬斯主要領導人有步驟地進行「定點清除」政策，並於 2004 年 3 月 22 日炸死了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精神領袖、創始人亞辛。以色列「清除政策」已經使 60 多名巴抵抗運動成員遭到暗殺。



最後就較親美的西方國家來說。歐洲國家除英國與美國一向並肩作戰外，其實對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亦一直有所疑慮與保留，在 911 事件後卻為同情及恐慌所取代。歐洲其他大國如德國、法國、澳洲、紐西蘭等，俱表示若一旦開戰勢必支持美國；事實上，歐洲國家根本無從選擇不去支持美國，因為恐怖勢力的挑戰還包括西方文明，而歐洲在這樣的對抗中絕無可能置身事外，即使不同意美國，歐洲更不可能支持伊斯蘭國家。

美國無視於國際間對其「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帝國主義」等政策之疑慮與反對，最後仍是執意對阿富汗、伊拉克等國進行「先制攻擊」舉動，不僅加深美國與西方盟國、伊斯蘭世界的裂痕，對於反恐戰爭真正的終極目標—轉化敵意、增進了解和建立友誼、強化本國與國際安全體系和促進世界和平—究竟是正面或是負面效應，殊值美國政府深思。<sup>264</sup>

## 第二節 伊斯蘭世界

一個所謂的伊斯蘭世界並不是真的存在。伊斯蘭教族群希望人們稱其為「伊斯蘭」或「穆斯林」，而不希望被冠以「回教」。這些穆斯林在許多地方生活，有些地方人數較多，有些地方較少；伊斯蘭變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而不是被當作一種信仰。<sup>265</sup> 在阿拉伯世界中，將伊斯蘭視為一種意識型態有其無可比擬的地位，僅以當權者或宗教團體常以不同程度地提出伊斯蘭作為理由以說服其人民可見一斑，然而在非穆斯林世界裡，對於伊斯蘭的印象則受限於新聞傳播媒體報導而多呈現負面觀感。<sup>266</sup>

在伊斯蘭改革運動中，幾乎所有的運動對內對外都會打著「Jihad」的口號。就伊斯蘭教義發展過程言，「Jihad」之所以被列入伊斯蘭基本教義中，乃源自於中世紀非穆斯林的入侵伊斯蘭世界，主要指的是十字軍、蒙古人。蒙古鐵騎橫掃伊斯蘭世界、造成極大激盪。有關伊斯蘭世界專有名詞，請參見附表 4-2。

---

<sup>264</sup> 胡瑞舟，〈反恐戰爭對美國內外互動關係的影響：一年後的分析性概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46。

<sup>265</sup> 王崑義、蔡裕明，《臺灣安全拱心石》（台北：華揚文教出版，2006 年 8 月），頁 55。

<sup>265</sup> 埃爾古恩、查潘編（Ergun Capan），《伊斯蘭與恐怖主義》（台北：希泉出版，2006 年 1 月），頁 4-6。

<sup>266</sup> 尤其是在充斥著以阿衝突、波斯灣戰爭、911 恐怖攻擊等訊息的新聞報導方面，例如，在生活娛樂方面，許多以中東為背景的電影多與恐怖活動有關。2001 年 2 月以色列新任總理當選，旋即引起巴勒斯坦人對以阿談判之前景感到悲觀，而引發許多小型暴力衝突。在波斯灣戰爭方面，美國總統小布希下令攻擊伊拉克禁航區等軍事設施，引起國際媒體關注。在 911 事件後，「伊斯蘭」甚至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等等。

附表 4-2：伊斯蘭世界專有名詞表

古蘭經 (Qur'an)	天啓、必讀之言。穆斯林認為是阿拉的言語，共 18 類、114 章。
伊斯蘭 (Islam)	源自於阿拉伯文，意思為「歸順、服從、安寧、和平」，完全服從真主的旨意。
穆斯林	(Muslim, 女性為 Muslima 穆斯利馬): 源自於阿拉伯文，意思為「伊斯蘭的信徒」，代表「歸信並順從真主命令的人」，意指公開宣稱信仰伊斯蘭教者。
聖訓	僅次於《古蘭經》的伊斯蘭教經典，為穆罕默德的言行及門下弟子言行的綜合紀錄。
阿拉 (Allah)	造化、調養宇宙萬物、掌管今後二世、大仁大慈、全能全知的真神。根據聖訓，穆斯林僅敬拜獨一無二的阿拉，不拜其他聖人、偶像或神祇。
原教旨主義	1、韋氏 (Webster's) 字典：指一種傳統宗教信仰，信仰全部基於完全接受聖經裡每一件事的真實性，包括接受創世紀中有關宇宙的來源，和反對進化論的觀點。另一定義則泛指在美國基督徒中，部分對聖經所載完全認同的人，他們所發起的一個運動，用來抗衡那些所謂新派衍譯聖經的人。 2、現代社會學字典 (Moder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是一個宗教運動，強調聖經內文的真確無誤，及聖經擁有最高權威。
Jihad	本為「在真主的道路上奮鬥之意」，有心、口、手、劍四個層面；另也有人譯為「聖戰」。意即個人為了救贖所作的內心的掙扎乃視為內在「Jihad」，外在的「Jihad」則是用口說理、用手書寫以宣揚伊斯蘭理念，至於用武力面臨信仰或生命存亡之危機時之手段（戰事）多是防衛性的。

資料來源：作者綜整自 (1) 盧瑞珠譯，賈瑪·愛利雅思 (Jamal J. Elias) 原著《伊斯蘭教的世界》(台北：城邦文化出版，1999 年)。(2) 林長寬，〈理解現代伊斯蘭〉，「第一屆政治大學伊斯蘭研習營」，95.9.16，頁 1-7。(3) 〈何謂原教旨主義？〉 <http://www.glink.net.hk/~hkiya/articles.cn/Fndmtlsm.html>，90 年 2 月 8 日。(4) 埃爾古恩、查潘編 (Ergun Capan)，《伊斯蘭與恐怖主義》(台北：希泉出版，2006 年 1 月)。(5) 台北清真大寺，〈認識伊斯蘭〉，<http://www.geo.ntnu.edu.tw/geoweb/news/islam.htm>。

## 一、所謂伊斯蘭

伊斯蘭教舊稱回教，為中國回紇民族最早的宗教信仰。信徒 12 億餘，為全球第二大的宗教。所謂「伊斯蘭」，意指順從於獨一的神—阿拉 (Allah)，而「穆斯林」即為「順從阿拉者」之意。<sup>267</sup> 對穆斯林而言，伊斯蘭並非僅為單純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種生活之道，一個關乎聯繫個人從生到死與全部社群關係的系統；穆斯林社群的生活各方面無不受伊斯蘭所主導，而其世界觀亦建立於伊斯蘭的教義之上。伊斯蘭，亦如基督教、猶太教一般，將不同種族的穆斯林以一神的信仰結合在一起，然而伊斯蘭又較基督教、猶太教更重視團體 (Umma 共同體) 的認同意識。<sup>268</sup>

穆罕默德在傳教遭遇到困境時，古蘭經的天啓即鼓勵穆斯林要有往前衝的精神。

<sup>267</sup> 林長寬，〈西方伊斯蘭學〉，《當代》，第 27 期 (民國 88 年 9 月)，頁 12。

<sup>268</sup> 林長寬，〈「伊斯蘭與其他宗教研究」序〉《思與言》，第 32 卷，第 1 期。民國 83 年 3 月，頁 i。

故整體而言，古蘭經中所描述的作戰精神乃和平訴求之防禦性多於攻擊性。古蘭經文常被斷章取義粗糙解釋，因此在伊斯蘭的改革運動中，當改革者面臨困境，爲了實踐伊斯蘭的教義，落實其理念觀，只好訴諸武力或軍事行動。現代穆斯林對抗西方殖民勢力時的戰爭乃此種古蘭經中精神的具體表現。穆斯林常常設想自己身處於穆罕默德時代，必須時時刻刻爲伊斯蘭真理而奮戰，甚至犧牲生命在所不惜。

自亞伯拉罕以降，無論基督教、猶太教或是伊斯蘭教，所有天啓宗教無不以循序漸進，教導世人除惡向善脫離野蠻，進而提升人類共同福祉與創造文明。直至穆罕默德以前造物主的先行者們，對人類思想體系不斷地播種，到古蘭經的降世，督促人類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態度追求知識，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極具貢獻。由此可見，伊斯蘭文明是全方位的，同時也尊重包容不同的文化，分析其意識型態的特質有下列三方面：

從來源方面而言：伊斯蘭教的意識型態是由造物主所創造，就古蘭經的本質而言，因其爲天啓經典；一方面約束歸信者，另一方面也爲歸信者所敬重，因爲簡單明瞭定義明確，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清晰明朗易於理解的。

就目標方面而言：伊斯蘭文明不以統治世界、擴張領域爲目的，相反地在致力於使世人瞭解、歸順造物主的旨意，試圖使人類具備清晰的心智、純潔的精神、健康的體、高度的責任感等條件，自然就不會離開正道，而採行最適當的生活方式。

最後，就可行性方面而言：伊斯蘭教要求穆斯林篤行主道，因此伊斯蘭文明的意識型態極爲重視執行層面，古蘭經亦教人以正確的方法生活與發展文明，伊斯蘭教顯示的基本原則，留下足夠的領域讓人類的智慧去作深入與必要的發揮。<sup>269</sup>

## 二、阿拉伯主義與伊斯蘭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阿拉伯半島上的敘利亞與英、法共同對德、奧作戰勝利，敘利亞極欲爭取民族獨立建國，然而巴黎和會上的國際諸強對敘利亞人的要求根本置若罔聞，將原鄂圖曼帝國統治的阿拉伯及敘利亞領土，劃歸英、法委任統治。1920年，敘利亞自行宣布獨立而英、法拒絕接受，隨後因敗於法國的武裝攻擊而被迫接受。

---

<sup>269</sup> 丁迺忻，〈伊斯蘭文明的世界觀〉，〈[http://www.islam.org.hk/worldview\\_%20summary.asp](http://www.islam.org.hk/worldview_%20summary.asp)〉，18 August 2000。

敘利亞二留學巴黎學生，為建立一個超越國家和民族的阿拉伯聯盟，以圖改變阿拉伯任人宰割的命運，因此創立了「阿拉伯學生會」。泛阿拉伯主義思想從此開始萌芽。二人組織創辦的阿拉伯復興黨隨後成為阿拉伯世界跨國家的政黨，<sup>270</sup> 並在敘利亞、伊拉克等國，以革命和政變的手段取得政權。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意圖使用武力入侵伊朗、科威特而求統一阿拉伯的行動，即是該黨泛阿拉伯主義的具體實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阿拉伯世界對於歐美民主體制多少懷有憧憬，也希望可以引進和學習，然而經過 1943 年敘利亞舉行了有名無實的自由選舉後，阿拉伯的知識份子開始懷疑歐美式民主是否適用於阿拉伯社會，而隨後阿拉伯世界便衍生出「開明專制」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二種思想道路；其中埃及總統納賽爾就是阿拉伯人所期盼「開明專制」的代表。

1952 年，納賽爾發動政變、廢除君主推翻法魯克王朝，成立埃及共和國，然而埃及並未成為西方概念下的民主國家，而是以開明專制的獨裁體制取代。納賽爾總統信奉「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遂成為唯一合法政黨，納賽爾認為阿拉伯世界應該走向政教分離統一的大阿拉伯聯邦，只要是說阿拉伯語，不論民族、宗教信仰，都是大阿拉伯聯邦的成員。因此，建設富強的國家、收回阿拉伯巴勒斯坦被侵佔的領土、建立統一的大阿拉伯聯邦，成為埃及首要的內涵與方向。

納賽爾是阿拉伯世界少見深獲民眾愛戴的國家領袖，他推翻腐敗的封建王朝、建立進步的共和國、奉行不結盟的獨立外交為阿拉伯世界開創新的外交道路，提升阿拉伯人民族自信心、堅決消滅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勇於向西方列強挑戰、收回蘇伊士運河等作為，使阿拉伯人民因為他又再次重見阿拉伯的偉大未來。1958 年，埃及和敘利亞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使得大阿拉伯聯邦的夢想更見希望。

然而，強大的阿拉伯聯邦勢必威脅到以色列的生存。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短短幾天內就將埃及十餘年建立的空軍給摧毀，並佔領整個西奈半島，納賽爾的威信以及阿拉伯人的夢想也隨之破滅。1970 年 9 月 28 日，納賽爾心臟病逝，阿拉伯的統一和復興又變的遙不可及。

1950 到 1960 納賽爾的時代，也是阿拉伯世界泛阿拉伯主義盛行的年代。納賽爾死後，利比亞、伊拉克均試圖重新振作泛阿拉伯主義的大旗均難挽頹勢，此後泛阿拉

---

<sup>270</sup> 「阿拉伯復興黨」後改名為「阿拉伯復興社會黨」。

伯主義雖仍為阿拉伯世界的思想主流，但主導地位卻漸漸為「泛伊斯蘭主義」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取代。

泛阿拉伯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間有相當大的差異。泛阿拉伯主義是宗教性質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聯邦，強調不論民族、宗教信仰，凡是講阿拉伯語的都是一家人；泛伊斯蘭主義卻是屬於宗教性質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體系，強調不論國家、種族、語言，凡是信仰伊斯蘭主義的都是一家人。（參見表 4-3：泛阿拉伯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比較表）

表 4-3：泛阿拉伯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比較表

	泛阿拉伯主義	泛伊斯蘭主義
性質	宗教本質	非宗教本質
國家體制	政教分離的國家聯邦	政教合一的國家體系
內涵	不論民族、宗教信仰	不論國家、種族、語言
基本精神	必須講阿拉伯語言與文化	信仰伊斯蘭主義與信仰
主政代表	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	阿富汗塔里班、伊朗
代表人物	埃及納賽爾	伊朗柯梅尼、恐怖份子的賓拉登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綜整。

泛伊斯蘭主義或原教旨主義，可以追溯至 20 世紀初伊斯蘭政治家和宣傳家，於 1920 年所創建的「穆斯林同胞團」，即現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先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基本信念為：伊斯蘭國家之所以落後，以及伊斯蘭教徒之所以不斷被異教徒欺壓，其原因就在於信徒偏離了伊斯蘭的真正精神和基本原則，我們必須返回到伊斯蘭精神的原點，才有可能改變伊斯蘭世界的現狀。<sup>271</sup>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何有如此多之信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理論內涵闡述：現代人類社會的戰爭、暴行、屠殺、迫害，都是來自所謂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等人類頭腦中的不潔思想。只要消滅戰爭、消滅迫害、消滅犯罪，達成一個平等幸福的人類社會，就必須清除人類腦中不乾淨、不純潔的思想；而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伊斯蘭精神。

1960 年代以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支持者仍然有限，1980 年代以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盛行，因之出現像伊朗、阿富汗塔里班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而被視為

<sup>271</sup> 有關伊斯蘭問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激進主義等，另請參見第三章、第三節：伊斯蘭問題。

恐怖份子的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更是推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另外西化較深的國家如埃及，事實上亦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非常大的影響。

換個角度來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盛行，與阿拉伯國家近代的發展和經濟開發的失敗不無相當的關係。阿拉伯人民普遍接觸到的盡是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道德低落的生意人、上漲的物價、陰謀的政客、敗壞的社會風氣、掠奪阿拉伯財富的異教徒...，在如此毫無希望的社會中，一般民眾對現實環境產生憤恨或不平的心理，因之需要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寄託，因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成爲人們精神的解脫。

1970 年代以前，阿拉伯人視解放巴勒斯坦爲民族解放戰爭，是爲民族而戰；現在阿拉伯人將解放巴勒斯坦爲「聖戰」，是爲神祉而戰。1960 年代建立的巴勒斯坦抵抗組織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而非「巴勒斯坦『聖戰』組織」；1980 年代建立的阿富汗抵抗組織叫做「阿富汗『聖戰』者伊斯蘭聯盟」而非「阿富汗『解放』者伊斯蘭聯盟」，正反映出阿拉伯世界思想潮流的變化。

無論是泛阿拉伯主義的形成，或是泛伊斯蘭主義的形成，都含有深層的阿拉伯人內部因素及國際社會的外部因素。從泛阿拉伯主義到泛伊斯蘭主義，均表現出當代阿拉伯人對國家政府及社會環境的失望，而不得不從神的旗幟下找尋歸屬和解脫，這或許就是生不逢時升斗小民的不幸，也未嘗不是國家民族的悲哀。

### 三、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

基本教義派 (Fundamentalist)，原指基督徒相信《聖經》最初記載關於基督信仰的一種運動，依美國 Webster's 辭典解釋，基本教義派是美國基督徒於 20 世紀興起的一種運動，在於反對現代主義，強調聖經不但是信仰與道德的實踐，更是歷史的真實紀錄，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sup>272</sup>

現代伊斯蘭世界的基本教義主義運動可說是源自於 18 世紀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運動」(al-Wahhabiyyah)。瓦哈比運動最初乃一宗教淨化改革運動，在改革失敗後又另結合成一政教運動橫掃阿拉伯半島，除破除宗教異端外並將奧圖曼土耳其勢力趕出阿拉伯半島，建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瓦哈比運動所標榜的是：凡一切不符古蘭經、聖訓教義、精神的宗教行爲皆視爲異端，必得破除之。而沙國至今仍被西方國家稱之

---

<sup>272</sup> 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Portland House, 1989), p. 574.

「瓦哈比國家」，即是被認為是恐怖主義的支持者與輸出國的誤解。

所謂的「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 乃是當代創新之名詞，西方學者將 20 世紀初在北美發生的基督教基本教義運動套用在伊斯蘭的宗教運動上 (是否適當值得商榷)；基督教的基本教義運動目的在將一切宗教教義、儀式回歸到聖經的字面詮釋，這種字面詮釋的意義在於淨化去除非正統的宗教理論和思想。然而，此不具彈性的詮釋卻容易導致非預期性的副作用，亦即容易走向極端激進的途徑，而被視為保守。<sup>273</sup>

伊斯蘭世界一般也接受西方學界所創造「基本教義主義」一詞，即是將回歸正統的宗教運動稱之為「Usuliyyah」。不過伊斯蘭世界原本就有一個名詞去稱呼宗教的淨化運動，亦即「Salafiyyah」運動，或譯為「原教旨主義運動」，係指一切回歸到詮釋古蘭經、聖訓的教義與伊斯蘭的體制，意即基於理性思考判斷之原則 (Ijtihad)，將一切後來人為創造的教義、儀式適當的去蕪存菁與淨化，並非保守而不變通，因而並不完全同於基督教基本教義運動。<sup>274</sup>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漸受國際關注的原因之一，出自於其本身反西方的意識內涵。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因各國的不同國情與原動力，其發展因而有所不同。<sup>275</sup>70 年代末期 80 年代初期，隨著伊朗伊斯蘭革命漫延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掀起一場廣泛的宗教與社會運動，即伊斯蘭復興運動 (Islamic Revival Movement)。就宗教思想而言，伊斯蘭復興運動力主回歸傳統，堅信唯有恢復伊斯蘭原始的精神才能解決當前人類的一切問題，因此，伊斯蘭復興運動又稱之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或「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這股熱潮不僅對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造成廣泛的衝擊，更成為影響當代國際政治和東西方關係的重大因素。<sup>276</sup>

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運動特別強調伊斯蘭法 (al-Shari'ah) 的推行與落實，因為伊斯蘭法乃依據神的旨意所制訂來規範制約人類社群。正因如此，「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體基本上即以原教旨主義為基礎，對外驅除殖民勢力，對內推翻世俗化政權，於伊斯蘭世界各地的宗教運動中試圖建立「伊斯蘭國家」(al-Dawlat al-Islamiyyah)，並

---

<sup>273</sup> 林長寬，〈中東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運動〉，「政治大學伊拉克戰爭後之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2004.6.12。

<sup>274</sup> 同前註。

<sup>275</sup> William L. Clevelan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1994), pp. 412-413

<sup>276</sup> 吳雲貴、周燮藩，〈近現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0年)，頁 337。

將穆斯林社會現代化為目標。

20 世紀中東的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運動首以埃及的遜尼（Sunni）穆斯林兄弟會（Ikhwan al-Muslimin）以及伊朗什葉（Shi'i）的柯梅尼（Khomeini）革命為代表。穆斯林兄弟會主張伊斯蘭內的傳統、教義足以提出穆斯林社會現代化的方向，為重新喚起穆斯林對伊斯蘭的認同，首先必須驅逐西方殖民勢力之影響，他們痛恨穆斯林執政者傾靠西方殖民勢力的為虎作倀。這些西化或世俗化的執政者在其眼中等同於伊斯蘭的摧毀者，因此必須與之對抗甚而欲除之後快。由於這些反政府的仇視態度，因而常常遭到執政者的迫害，而逼使他們走向暴力之途。穆斯林兄弟會不僅在埃及活動，其成員更是遍佈整個中東地區，影響力甚至是遍及整個伊斯蘭世界，例如巴勒斯坦的哈瑪斯（HAMAS）組織，即為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所發展而成的。

在伊朗方面，1979 年柯梅尼（Khomeini）革命成功，推翻巴勒維（Pahlavi）的世俗政權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奪回宗教學者（Ulama）被巴勒維國王所剝奪的宗教、政治權力。此乃伊斯蘭什葉派的原教旨主義運動，與伊斯蘭遜尼派的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訴求並不完全相同。在伊斯蘭什葉派的傳統中，其法律思想理論特別強調 Mujtahid 的詮釋權，而並不完全回歸古蘭經、聖訓的基本教義，因此在伊斯蘭什葉派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訴求並不像遜尼派的原教旨主義，主張回歸伊斯蘭初期的體制精神，而是回歸到伊瑪目（與先知穆罕默德有血緣關係）政教合一的體制。換言之，什葉派的原教旨主義運動主張宗教學者的收回政治權力。<sup>277</sup>（參見附表 4-4：伊斯蘭教教派表）

表 4-4：伊斯蘭教教派表

伊斯蘭教	遜尼派（Sunnites）	什葉派（Shiites）	蘇菲派（Sufistic）
主張	穆罕默德繼承人應由選舉產生。	穆罕默德的義子阿里及其孫子應為穆氏繼承人，反對以選舉產生。宗教學者收回政治權力。	重修身克己，與神親密交往，無政治色彩。
教義、教律道德	古蘭經、傳承（Traditions） 穆氏語錄（Hadith）、伊斯蘭教法典	古蘭經	古蘭經
信眾比例	埃及：100%；沙烏地阿拉伯：98%；印度、約旦、土耳其：90%；敘利亞、巴基斯坦、阿富汗：85%；俄羅斯：4,000 萬；中國：2,500 萬。	伊朗：92% 黎巴嫩：69% 伊拉克：55% 北葉門：50%	伊朗 印度
下支派系	馬里奇派（Maliki）、漢巴里派	十二什葉派（Twelver）	

<sup>277</sup> 林長寬，前揭文。



	(Hanbali)、哈那非派 (Hanafi) 夏非派 (Shafii)	伊斯瑪派 (Ismailis) 沙伊德派 (Zaydis)	
--	---	----------------------------------	--

作者整理自：盧瑞珠譯，賈瑪·愛利雅思 (Jamal J. Elias) 原著《伊斯蘭教的世界》(台北：城邦文化出版，1999年)，頁 7-11；69。林長寬，〈中東伊斯蘭基本教義主義運動〉，「政治大學伊拉克戰爭後之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2004.6.12。

#### 四、伊斯蘭激進主義

1979年，伊朗柯梅尼革命成功以來，伊斯蘭激進主義即深刻地影響著所有阿拉伯國家甚至是整個國際社會。其中不僅因為伊斯蘭激進主義所製造的恐怖活動嚴重危害中東地區的穩定，更因為其反西方的鮮明立場，給予國際社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尤其是在國際全球化的今日，國家間的互賴流動較以往更為緊密，伊斯蘭激進主義者無論在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或在西方國家製造恐怖活動，勢必影響整個區域或全球的安全秩序。

然而，由於西方媒體的錯誤引導下，世人對於伊斯蘭世界的認知仍以充滿暴動與不理性的認知為多，因此經常將現今國際恐怖份子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或激進派份子劃上等號。事實上這是相當危險而不公平的，吾人若誤將所有信仰伊斯蘭教或所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者，認知為國際恐怖主義者而予以撻伐敵視，不僅可能造成國家政策制訂上的錯誤而導致不良後果外，甚至可能迫使整個伊斯蘭世界與激進派站在同一陣線，反而為世界製造了更多的敵人。

從伊斯蘭教教義、發展歷史、阿拉伯人的游牧習性以及一向以眼還眼的角度觀察，伊斯蘭確實是個政治性與行動性較高的宗教。無論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或伊斯蘭激進主義者，都基於反對西方十字軍與反殖民主義的理念，希望從回復自身信仰的宗教教義中找回過去的光榮歷史。以求擺脫西方的殖民統治或是世俗政府，而以伊斯蘭教義法制來治理國家。伊斯蘭世界普遍認為阿拉伯國家的積弱以及對以色列戰爭的挫敗，多導因於政府拋棄伊斯蘭教義的後果與羞辱，堅持伊斯蘭信仰者咸認為伊斯蘭法已足夠引導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與人民生活的方向，因此積極從事政治或社會運動企圖改造阿拉伯國家。

然而，伊斯蘭基本教義者所欲達到的目標，在現實的國際局勢中無異緣木求魚，因而造成部分激進主義者從聖戰與殉教的教義中，尋找合理化的藉口，企圖以恐怖暴力活動來達成目標。這些激進主義者，從強化過去歐洲十字軍東征與殖民主義的歷史仇恨出發，主張對比自己實力強大的異教徒發動聖戰，將以色列與駐紮在阿拉伯半島

的西方勢力驅逐出阿拉伯世界。

因此，伊斯蘭激進主義者，以暗殺、綁架、劫機或自殺炸彈等手段，對阿拉伯世界或西方國家進行不對稱與低強度的攻擊，企圖藉此影響西方國家政府的決策以達成其政治目標，並稱其行動為伊斯蘭抵抗運動。然而不論是任何目的的訴求活動，若以暴力手段傷害無辜人民，即為國際社會所譴責。由於伊斯蘭激進主義者的恐怖活動影響深遠，國際間亦有相關的反制措施。然而，欲真正消滅國際間的恐怖活動，應從伊斯蘭教義與聖戰的角度充分理解伊斯蘭激進主義者的動機，建立正確的認知，方可奠下處理伊斯蘭激進主義之國際恐怖活動問題的良好基礎。

伊斯蘭激進主義是一種極端意識型態，其主張採取武力手段奪取政權，達成政治上建立伊斯蘭國家的最終目的。觀察伊斯蘭激進主義有四個特點：首先就是其宗教思想的極端性與不調和性，其次是強調以宗教手段解決各項政治與社會問題，第三就是力圖以武力奪取政權，建立政治伊斯蘭國家，最後則是將伊斯蘭教法作為立法的首要依據，進而使伊斯蘭教法成為社會控制的有力武器。參見附錄五：中東與非洲主要的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系表。<sup>278</sup>

### 第三節 文明秩序的挑戰

進入 21 世紀，人類文明呈現多元而豐富的面貌，雖然交通的便利和資訊的發達，讓我們有更多機會與時間去學習與化解不同族群間的差異。直至今日，不同的國家、地域，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間仍然存有相當的隔閡，也缺乏足夠的包容與尊重。

為因應 911 事件後新時代的降臨，以及全球化帶給各個國家及民族的衝擊，東西方社會都面臨著文化的適應和轉變的衝擊，此不僅深刻的影響未來的世界秩序，更影響到全球社會解決當前問題的能力與機會。本小節就全球化、恐怖主義、伊斯蘭社會、經濟等層面，提出有關於挑戰文明秩序的深層意涵，就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觀之，無論其發展進程如何，此三項課題無疑地都深刻的影響著國際社會。

#### 一、不平等的全球化

「第三世界」裡無止盡的暴力、仇恨、死亡的悲慘景況，多源於不幸的過去而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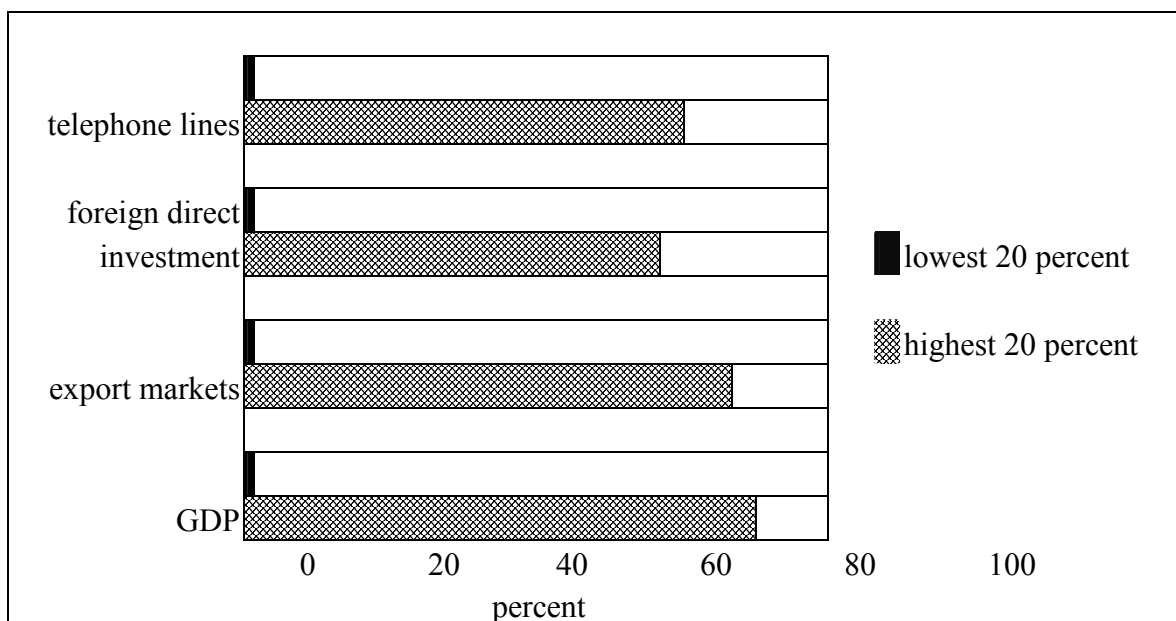
---

<sup>278</sup> 劉靖華，《現代政治與伊斯蘭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0 年 1 月），頁 112。

成了目前癱瘓的社會，因而阻礙了發展造成貧困。相形之下，美國是個幸運的國家，她沒有歷史包袱束手束腳，做為一個年輕而饒富創意的國家，打從一誕生就享有豐富而廉價的能源並視之為「天賦權利」。<sup>279</sup> 無論就任何族群而言，美國在人類近代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都是現代國際環境中無法逃避的現實。

我們從世界上最富裕國家中的 1/5 人口，與最窮國家中的 1/5 人口收入比較，從 1960 年的 30 比 1 擴大到 1990 年的 60 比 1，到 1997 年時更上升到 74 比 1。這種全球貧富的兩極化過程，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描述：世界上仍有 8 億 4 千萬人營養不良，26 億人沒有基本的衛生設備；世界上最富有的 200 人其財富到 1998 年就倍增至總額超過 1,000 億美元，而最富有的前三名富豪的資產總額就超過所有最不發達國家（LDCs）和他們國家 6 億人民的國民生產毛額之和，<sup>280</sup> 全世界剝削最嚴重的南亞地區 85% 的人口，一天以不到二美元過日子。參見附表 4-5，全球不平等狀況表。

附表 4-5，全球不平等狀況表（百分比）



資料來源：杜文仁譯，前揭書，頁 46。引自 UNDP（1999），人類發展報告，頁 22。

### （一）歷史的腳步

美國的困境，以及整個世界的困境，乃是美國的發展極為動態及富有創意，而在

<sup>279</sup> 杜默譯，前揭書，頁 98-100。

<sup>280</sup> 杜文仁譯，蘇哈爾·依那雅圖拉（Sohail Inayatullah），〈全球化中的伊斯蘭文明〉，收錄於田弘茂、羅致政編，《21 世紀的文明挑戰》（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2001 年 4 月），頁 46。

21 世紀開始之前，她已經是同樣這個地球上全然不同的另一種世界。美國每天都在製造一些斬新的文明的新因子，與其餘世界的文明越來越遙遠。差距不只發生在財富及科技水平上，也發生在心智層面上。<sup>281</sup>

殖民體制雖然已經遠離國際社會 50 餘年，全球化為世界潮流所趨的今日卻仍然無法縮小南北半球、第三世界與已開發國家間的差距。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世界國家意識覺醒，尤其是非洲和亞洲，世界的發展讓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者相信，他們也能夠獨立。首先登場的就是民族解放運動，如印度、中共分別於 1947、1949 年獨立與獲得政權，而此時期在 1955 年不結盟運動的萬隆會議畫下句點。

第二階段始於 1960 年代，以「普遍的樂觀精神」為此時期的特色。這一時期延續前一時期不結盟運動為方針，殖民體制至此徹底瓦解。1964 年已有 14 個非洲國家獲得獨立。第三階段始於 1970 年代，「普遍的樂觀精神」因為國家的誕生反而逐漸消褪，原以為國家獨立自然會帶來經濟與文化獨立的期望，竟然只是烏托邦而不切實際的觀念。繼之而起及以伊朗革命為代表的第四階段，為針對樂觀的開發作為的一種反動階段。現代價值的技術官僚特性，以及樂觀時期的工業計畫，忽略了歷史社會的重要層面—傳統的倫理及宗教價值。傳統的歷史社會拒絕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並認為它威脅到他們認同上的最基本部分。

例如，技術快速的輸入伊朗，伊人卻視為對其悠久傳統文化的民族是一種羞辱，而此羞愧感嚴重的負面反應就是將歐洲專家蓋的糖廠全給摧毀。因為技術是外來事物，他們覺得會被宰制，因為變遷日新月異，同樣讓他們無法接受，轉而尋求舊傳統與舊宗教為其庇護。

今日伊斯蘭世界的情緒、宗教運動只是開端。伊朗革命在第三世界國家開啓一個新時代—文化擺脫殖民體制的時代，只是這種反革命不會成功。它只會受到它所抗拒的事物所界定而走向癱瘓，而同一時期，美國卻以近乎光速奔馳前進。除非歷史學會創造、在心智和態度以及組織上進行革命，否則改善不會發生；如果他們不摧毀歷史，歷史將會摧毀他們。<sup>282</sup>

就另一端的南方集團而言，欲真正瞭解南方社會的真實本質，即必須瞭解其團體

---

<sup>281</sup> 林添貴譯，嘉戴爾思(Nathan Gardels)編，《世紀之路：改變中的全球秩序》(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台北：立緒文化出版，民國 88 年)，頁 255。

<sup>282</sup>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257-261。

重於個人是理所當然之事的宗教及傳統基礎的文化背景。當然，此一地區也因為殖民統治而無法倒退後再改造，因而導致社區體制的瓦解。例如埃及，其社會即陷於外在影響力與內部文化、傳統與進步的激烈震盪，因而充滿不斷地衝突與撕裂折磨的過程。換言之，即是人民被迫在尚無準備下就必須接受獨立生活，並且要接受他們文化上完全不瞭解的概念工具。

在南方社會遭到殖民統治以前，傳統上以宗族、部落、村莊為範疇，此為構成每一個人生活的最基本層面。而宗教信仰將他們的生命意義、神秘永恆、政治憂懼與精神和平等完全的連結。此價值與傳統體系卻在西方國家殖民掌控下受到嚴重擾亂與挑戰，也因此解放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推動下，利用政治世俗化做為力量而產生了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面對此一不穩定的過渡時期，國家通常需要一個可以塑造國家共同利益，喚起民眾深刻意識，團結各方力量的強人。像是巴夏（Nahhas Pasha）、納瑟、鮑古巴（Bouruiba）、尼赫魯（Nehru）、蘇卡諾（Sukarno）等父親角色遂成為保護他們面對不確定未來、社會的隱憂以及世界多元化的守護神；逐漸讓政治脫離宗教影響，將百姓的思想導引離開永生，讓集體命運擺到歷史的時間背景之中。

1970年代末期，當世界市場模式打進國家市場之際，個人自主意識加強，國家失去在意識型態上動員的能力之後，強人守護神的影響力開始式微，社會開始分化。一邊是成功融合新的國際經濟環境的人士，接受其文化與心理架構脈絡；一邊是無法接受融合下的受害人，開始起而反抗它，反對運動即應運而生。而這些反對運動所必須面對的抉擇是：要根據國家的宗教及共同傳統價值重建新秩序，還是要以更激進的世俗民主形式追求現代化？

前項選擇即以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為最顯著的代表，它旨在運用宗教價值系統，做為其政治合法性的來源，卻又不承認全體公民皆能享有此一合法性保障。基本教義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向不滿國家發展走進現代化全體人士訴求，因為它重振在與嚴酷市場法則競爭時失去的同胞手足意識，它針對所有外來事物提出保證貨真價實的正統答案，並提供經由聖諭批可的集體確定感。

在歷史的這一刻，民主之路的基本問題出在滋長民主政治的條件，在國際層次或國家層次都尚未建立。除非世界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民主所需要的社會、經濟均勢，

在任何阿拉伯或伊斯蘭國家都還未出現。<sup>283</sup> 南方集團或第三世界的孤立無助，在未來最需要的是與南、北集團其他民主、國際潮流結合在一起，沒有這層連結關係，進步圈將斷裂，現代化的整個歷史意義也永無完成之日。<sup>284</sup>

## （二）永續發展與公平正義

「經濟發展」通常是以實質國民生產毛額之可持續發展程度，或是與其相關的全國性統計資料來定義的。然而，全國平均每人實質所得水準的成長未必就表示生活水準的提升，也未必表示每個人滿足的增加速度相等於全國平均每人所得的增加速度。真正的生活水準或個人滿足的程度，除了受到全國平均每人實質所得水準的影響外，還受到社會基礎建設資本的質和量的影響，不同的社會基礎建設資本對實質生活水準有相當高的影響。<sup>285</sup>

自工業革命以來，在大氣中的輻射粒子，像是二氧化碳、二氧化氮、氟氯碳化合物（CFC）等已經大幅增加，因而導致全球平均地面大氣溫度的劇烈上升。據估計依照目前的趨勢，全球平均地面大氣溫度將在 50 年內較工業革命前上升攝氏 3 度。<sup>286</sup> 全球暖化的現象大部分是因為燃燒化石燃料以及地表森林，特別是熱帶雨林的砍伐等人為發展因素所造成。試以二氧化碳與陸地上森林的設算價格在每人平均國民所得中所佔的比例應該在相關的國家中都相等，藉以保證關於大氣浮塵的問題上能夠達到國與國、世代與世代間公平的永續狀態。這樣二氧化碳的設算價格每公噸若在美國、日本約為 300 美元，在臺灣約 100 美元，在中國大陸則約為 30 美元；若以陸地上森林每公頃的設算價格，在美國、日本約為 9,000 美元，在臺灣約 3,000 美元，在中國大陸則約為 900 美元。<sup>287</sup>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上，印度南方太平洋上約 1,000 哩遠的馬爾地夫總統加堯姆（Abdul Gayoom）告訴美國老布希總統，海水再升高幾呎，馬爾地夫就將要消失。老布希信誓旦旦的回應：「美國絕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sup>288</sup> 並會同全球領袖

<sup>283</sup> 少數石油富國為民主之例外。

<sup>284</sup> 林添貴譯，前揭書，頁 261-269。

<sup>285</sup> 徐斯儉譯，宇澤弘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永續發展〉，收錄於田弘茂、羅致政編，《21 世紀的文明挑戰》（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2001 年 4 月），頁 63。

<sup>286</sup> 地球從一萬年前上一個冰河時期結束後一直到工業革命期間，全球平均地面大氣溫度總共只增加 0.7 度。

<sup>287</sup> 徐斯儉譯，宇澤弘文，前揭書，頁 64-65。

<sup>288</sup> Dickey, Christopher and Adam Rogers, et al. "Smoke and Mirrors: The World Reacted in Outrage when President Bush Last Summer Spurned the Kyoto Treaty to Cut Emissions. His New Plan Won't Make Him

矢言減少所謂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緩解全球暖化現象。2001年3月29日美國小布希總統宣布不支持《京都議定書》，<sup>289</sup> 小布希宣稱該議定書「有勞工裁員和消費物價上升等負面經濟衝擊」之虞。<sup>290</sup>

美國政府此項決定所引起的全球激烈反應不難想像，英國《衛報》就厲責美國背棄京都議定書是「神學士式的恣意破壞」。<sup>291</sup> 京都議定書儼然成爲美國揮霍、自大、不關心、反環保的象徵，這對一向標榜「環保問題領導者」的美國無疑是絕大的諷刺。七大工業國高層官員曾言：「人人都想盡一己之力，唯獨美國除了只做泛泛之論外，什麼都想逃避」。<sup>292</sup> 英國甚至直指：美國是全世界最大污染國，理當盡其本分與最大努力。而美國的態度更造成未來的污染國的輕忽，之後有開發中國家團體即發表聲明，解除環保問題責任，並要求鉅額經濟援助交換他們在環保問題上的合作。

許多人抱怨美國人浮誇的生活形態，美國人佔全球人口4%，卻造成全球總排放量的25%。美國既然是造成溫暖化溫室效應氣體最大來源國，在國際上領導環保問題的談判上自然舉足輕重，由於減少排放量可能拉低經濟成長，因之拒絕任何排放量配額與明定目標；此舉在美國國內深受歡迎，在全球卻是飽受譴責，尤其是身爲全球最富裕的美國，只因爲一點經濟成本就不與國際攜手防止環境惡化。稍後遭致瑞典總理斐森（Goeran persson）批評美國推行「危害環境的錯誤政策」，實不令人意外。<sup>293</sup>

### （三）經濟競逐

1944年於美國新罕布爾州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奠定了今日全球經濟制度的基礎。美、英等二戰期間的大國在布列頓森林會議中決定，國際金融制度應以共通的規則來落實公開原則，因而成立「國際貨幣基金」（IMF）做爲制度的仲裁機構，並設立「世界銀行」做爲協助第三世界開發的多國援助機制，而美國在上述二機構中享有決定性投票權，並堅持以美元作爲國際通貨，以美元本位取代黃金本位，使得美

---

Any Friends Either.”*Newsweek International Atlantic Edition*. February 25, 2002.

<sup>289</sup> 京都議定書：1997年於日本歷經波折談判所達成的議定書，呼籲簽字國在2010年之前各自將有改變氣候之虞的溫效應氣體排放量，減少到低於1990年7%的水平。

<sup>290</sup>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Global Climate Change.” June 11, 2001,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6/20010611-2.html>.

<sup>291</sup> “A Dirty Business.” *The Guardian*. March 30, 2001.

<sup>292</sup> Mathews, Jessica. “Gorilla in the Greenhouse.” *Washington Post*. July 25, 1991.

<sup>293</sup> “Swedish Host Blasts Wrong Policies on Environment,” AP Canadian Press. June 14, 2001.

金成爲全世界的「法幣」。<sup>294</sup>

此舉形同美國擁有無限制印製世界通貨的能力，使美國在塑造全球化架構上佔盡優勢。他國的通貨對美元即必須採取浮動匯率，他們的經濟也必須根據美國不可捉摸的經濟政策隨時調整，美國可以用自己的通貨隨心所欲的購買而毋須擔心後果或是對別的國家的責任。<sup>295</sup> 以 1996 年自亞洲開始蔓延的金融危機爲例，許多人質疑「國際貨幣基金」並未充分瞭解全球化對經濟體的影響。20 世紀最後幾年間，從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香港、南韓、俄羅斯等國家經濟面臨空前危機，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甚至嚴詞批評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政策促成投機攻擊，破壞開發中國家迎頭趕上的能力；雖然全球金融體系幾臨崩潰，「國際貨幣基金」和多位美國官員事後亦承認錯誤與政策不當，不過美國卻是毫髮未傷地逃過經濟大蕭條以及全球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美國於全球競逐場上的手段當然不只美元一項而已。英語普及、市場廣大、強大軍力等與美元相輔相成，將美國推上掌船的舵手位置。美國一方面對國際倡言自由貿易開放外國市場，一方面於國內卻主張享有保護主義，最重要的是美國提供航母特遣艦隊保護出口友邦。另外諸如智慧財產權的觀念即全盤緣自西方，國際間多認爲美國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此視自我發明和擁有特定觀念的想法根本就是本位主義，然而此卻爲美國高科技的命脈。然而以非洲與印度而言，西方國家的藥物可以讓當地無數愛滋病患活得更有尊嚴，但世貿組織的保護智慧財產政策讓他們買不起，所以這些國家視全球化爲死亡的原因。

索羅斯曾言：「約定俗成的觀念總認爲市場永遠是對的，在我的經驗裡，它們雖能自圓其說，但幾乎都是錯的」。全球化理論認爲，一個國家只要開放市場讓商品和資金自由流通、民營化、放寬管制、制定嚴格的法令、保持透明度、勵行財政和貨幣儉約，全世界都會蜂擁送上門來。許多國家對於美國片面設下的貿易壁障和不利的限制問題，諸如農產品的進口即多有抱怨，而在上述各種抱怨之外，潛藏著更深刻的全球化理論正當性的問題。<sup>296</sup>

---

<sup>294</sup> 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張制定以黃金（Babcor）爲本的新國際通貨，此通貨可以在平等立足點上施行於所有會員國，以維持制度的均衡運作。

<sup>295</sup> 杜默譯，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原著《美國遊戲》（*Rogue Nation*）（台北：大塊文化，2004年），頁 82-84。

<sup>296</sup> 杜默譯，前揭書，頁 84-94。



## 二、安全困境

未來的 20 年，美國仍將是維護全球安定不可或缺的力量。911 事件後美國民眾深切瞭解國家安全的新威脅，美國的財力與經濟可以支持每年國內生產毛額 3% 到 4% 的國防預算，這較冷戰時期要少，較二戰期間更少。目前的全球化潮流使美國社會與世界各國往密切，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全球福祉密不可分。而全球新安全觀可以說是：美國越安全，全球就越安全；全球安全，美國也就安全。

### （一）防不勝防

總的來說，國家主權依法是絕對的，然而國力不同，國家行使主權的能力就不同。從 1945 年聯合國安理會成立時就確立了除了少數大國，國家主權在國際間是不可能平等的，就美國 1991 及 2003 年在伊拉克、1999 年在科索夫、2001 年在阿富汗等軍事行動而言，全球瞭解美國不僅是軍事霸權，還包括科學、技術、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的實力。美國依賴其絕對優勢的力量，成為傳統上維護國際安定的基地；美國社會亦藉由全球化所產生的廣泛、多樣的全球影響力，得以跨越國家領土、主權的界限，打亂傳統國際社會秩序，而與各國漸行漸遠。

美國本土的安全威脅非常複雜而不明確，美國擁有涵蓋全球的軍事能力，對付任何國家綽綽有餘，然而，對付容易隱藏、不易察覺的威脅就十分困難。由於現代社會擁擠、科技依存、邊界管制等問題。<sup>297</sup> 一個存心傷害、破壞、威脅美國社會的恐怖組織，偷偷摸摸的很容易就引起恐慌、過度反應、敵視別的國家、民族或宗教。因此，所謂安全觀最重要應是讓人民知道任何國家都永遠處於不安全的狀態，而不是偏執的散佈恐慌，或是美國執意認為自己唯獨例外。<sup>298</sup>

美國應該將自身的安全威脅界定到何種程度？對威脅所下的定義必須能提供國家動員的依據，也必須界定需要付出的代價。定義不但要能掌握威脅的本質，更要抓

---

<sup>297</sup> 美國境內多數工廠、通訊設施、電廠、水廠、交通網都沒有保護，或是只能防範業餘恐怖份子，譬如小偷、駭客的攻擊...。單以 2000 年統計，就有近 5 億人次、1 億 3 千萬輛客車、1,200 萬個貨櫃、約同數量的貨車、220 萬節火車、83 萬架次飛機、21 萬艘船隻等通過美國國境。參見 Stephen E. Flynn, 〈挨打的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 2002 年, 頁 63-64。

<sup>298</sup> 從二戰結束到至 60 年代期間,「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 學說在美國史學界盛極一時,所謂「美國例外論」,是指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不一樣,在世界上佔有特殊地位。參見〈911 衝擊〉,《中國時報》,95 年 9 月 13 日,版 14。

住它某些複雜的狀態。<sup>299</sup> 911 事件後，美國政府對「邪惡軸心」、「不是同志、就是敵人」，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將「反恐戰爭」帶入無限上綱之境，亦無疑是加深了美國可能的潛在威脅。

此外，通常強勢的一方反過來說可能是什麼都輸不起。像美國人所重視的舒適的生活、自由與權利，尤其是在驚慌的時候容易誇大看不見又弱小的威脅，反而變成弱方的人質；而弱者的力量卻造成四個新的現代生活事實：其一就是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不再是大國的專利，其次是全球的流動打破疆界，全球通訊能力使地下組織更容易進行協調與計畫，第三是民主的開放社會使得滲透更容易，發現威脅更困難，進而影響民主社會本身的結構，最後就是現代社會互相依存，社會小部分受到干擾都將可能掀起燎原之勢。

就探究恐怖活動的深層意涵而言，恐怖活動多為一群弱勢者為其特殊政治目的而行使的破壞行為，多數恐怖活動背後都有其政治問題。克勞塞維茨說：「恐怖活動是政治的延伸」，Max G. Manwaring 在其所著的《逃不掉的國際安全競技場》亦言：「恐怖活動是一小撮自命為精英分子遇到挫折時，用暴力解決他們認為不正義、受壓迫或是不公平的現象之時，恐怖活動就出現了。...這些個人就為了他們認定的目標，隨時準備殺人、破壞，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帶有宗教、種族、民族背景的恐怖活動最持久、也最不容易解決，而恐怖活動若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結合的結果更難以想像。

恐怖活動難以預防與解決，然而，造成恐怖份子的政治問題就應該用政治方法解決，同時自然解決恐怖分子之所以執行恐怖活動的源頭。從歷史源流的事實觀察，美國所遭遇的恐怖攻擊多來自中東，事實上，中東問題確實是美國成為恐怖攻擊的重要原因。美國若無法正視中東的政治激情、宗教狂熱、民族情感、相對弱勢等現實情況，無疑將使政治解決造成恐怖活動環境的成效上大打折扣，最後將整個國家安全給賠進去。

## （二）淡忘的歷史

在美國的軍事及情報系統支持下，伊朗國王巴勒維經過政變後在 1953 年獲得政權，而尼加拉瓜索莫沙王朝於 1920 年開始掌權。索莫沙統治下的尼加拉瓜，為美國在該區域內從事顛覆破壞與恐怖行動的重要據點，而伊朗是美國 1970 年代所建立的

---

<sup>299</sup> 郭希誠譯，布里斯辛斯基原著《美國的抉擇》（*The Choice :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4 年），頁 44。

三方協定之一，<sup>300</sup>擔任中東地區「警察」以捍衛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因為石油致富鄰居的安全。上述尼國與伊朗在其國內的統治素來以殘忍、粗暴、恐怖、虐待著稱。

因此，在 1979 年，美國失去此二附庸國是十分嚴重的事。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便握有波斯灣及附近主要世界能源產國之控制權，伊斯蘭內部基本教義派柯梅尼的崛起無疑將威脅美國的利益。美國希望可以與伊朗合作，前提是伊朗必須服從及參與美國所主導的全球霸權體系，美國在事與願違下，透過鄰近國家無奈的同意下，粗暴的控制波斯灣。另就捍衛美國在中美洲的資源而言，美國政府在此區域長期以來，慣於要求此區域各國家如其所願的支配與唯命是從，美國有權確定沒有任何敵對軍力在緊鄰其國境。<sup>301</sup>

然而當情況已經變得無法再掌握索莫沙時，卡特政府試圖排除桑定民族解放陣線於權力之外也失敗時，美國便建構出猶如恐怖主義者的武裝力量，從宏都拉斯基地攻擊尼加拉瓜。而被國際特赦組織視為侵害人權最鉅的伊朗國王巴勒維，藉由美國的支持與訓練嚴酷地控制伊朗人民，後為柯梅尼所推翻，美國卻依然心照不宣的授權以色列繼續對伊朗進行武器販售，直到 1986 年 11 月「醜聞」爆發為止。<sup>302</sup>

在中美洲，由美國發動或支持的國際恐怖主義，侵占宏都拉斯的軍事基地、藉施壓哥斯大黎加讓其民眾飽受經濟崩解之苦進而推翻哥國民主政權加入美國陣營。雷根主政期間所造成該地區，諸如薩爾瓦多 5 萬平民死亡、瓜地馬拉幾近 10 萬民眾遇害、尼加拉瓜約 1 萬 1 千無辜人民喪生等，均未見國際間公平的譴責或制裁。在雷根主義的引領之下，美國在國際恐怖主義的紀錄中，建造了某些新型大量的武裝充作恐怖活動而非戰鬥用途的部隊，經由超級強權的資助及保護，指揮這些部隊攻擊「小型、軟性的目標」，以及殘害難民，使得尼國在面對如此強權的攻擊時，根本無法抵抗。<sup>303</sup>

1986 年 6 月，國際法庭（World Court）經過長期審理，宣布美國攻擊尼加拉瓜的行動是有罪的，美國國會亦針對是否支持尼加拉瓜的康查（Contras）反抗軍進行投票，亦認為即使美國宣稱「這是唯一能讓桑定（Sandinistas）政權正視談判的方式」，使用武力仍是不合法的行為。然而，聯合國安理會及國際間並無任何力量對於美國施加譴責或制裁。

---

<sup>300</sup> 三方協定指：伊朗、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

<sup>301</sup> 古巴為例外。

<sup>302</sup> 林祐聖、葉欣怡譯，Noam Chomsky 原著，《恐怖主義文化》（*The Culture of Terrorism*），（台北：弘智文化出版，2003 年 3 月），頁 210-215。

<sup>303</sup> 林祐聖、葉欣怡譯，前揭書，頁 35-39。

### 三、伊斯蘭

#### (一) 傳統與挑戰

伊斯蘭可以視為是一個論述。他反對全球化、反對經濟空間的擴展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夢想實現。不過，儘管伊斯蘭試圖為全球主義創造出種種新的可能性，國家民族政治卻視之為反動的政治，化約其多樣性與創新。這確實是一個大災難，因為全球化的下一個階段允諾要結束傳統的實在、真理、自然與主權的想法。在這劇烈轉變的世界中，伊斯蘭可以和其他反對現階段全球化的論述，攜手共創一個地球社會的願景，另一種替代性的全球化願景。<sup>304</sup>

就某一層次而言，伊斯蘭是反對全球化的。穆斯林認為全球化的首要課題就是擴大伊斯蘭世界的經濟版圖，卻必須以社會、靈性、文化領域的萎縮為代價。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擴張，在社會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延續得領導世界條件下，最終創造出一個最好的世界；只是，這個世界將以什麼完美的形象為範本呢？自然不會是伊斯蘭，而是以科技掛帥，標榜健康、聰明、民主的西方。

因此，處於此走向的全球化運動過程中，伊斯蘭世界扮演著屬於過去、落後的角色，又代表著完全不同於西方的異文明，在全球化的寬闊世界中，伊斯蘭的立足點似乎並不為「全球化」所尊重或理解，於是伊斯蘭自成一個社會，建立另一套思想的世界與認識論，另一種科學和政治經濟學觀念上的社會。

1981年，穆斯林科學家在斯德哥爾摩研討會（the Stockholm Seminar）界定了伊斯蘭典範的基本概念，<sup>305</sup> 即在伊斯蘭心靈深處將人重新整合成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西方文明的重生始自對抗王室的革命戰爭，然而穆斯林面對的卻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被關在牢獄的穆斯林領袖寫道：Ummah 的願景一定要能超越文化的特殊性而居於普遍觀念之境。意指 Ummah 的願景必須善用伊斯蘭歷史的文化資源，將之用於包涵彼此的對話而與他文明進行結合。

伊斯蘭確實有許多美好的願景和典範，然而伊斯蘭的現狀卻是信眾愈增，理念認

---

<sup>304</sup> 杜文仁譯，前揭書，頁 36。

<sup>305</sup> 例：Tawheed：統一、真主的唯一，表述更寬闊的伊斯蘭概念，含蓋人類、個人、自然和神的思想、行動和價值的統一。Khalifah：託付、哈里發，主張大地的擁有者是神，人類的功用是在守護受託照顧大地，而不是去損毀。adl：社會正義，伊斯蘭世界觀的目標。Ummah：界定替代性全球主義之願景。參見杜文仁譯，前揭書，頁 39。

同或是文化能力等卻是每況愈下，再加上現實政治環境中無數失敗的伊斯蘭革命，無論是因為西方全球化體系所造成的限制，或是伊斯蘭國家受限於男性家長制與封建社會系統等問題，在在均造成伊斯蘭的沒落。有識者警覺伊斯蘭文化能否避免未來被全球化所設定，而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現代性，換言之就是可以不摧毀傳統而挑戰封建與父權制度以及權威的知識政治，而創造出一個現代卻不同於西方的世界。<sup>306</sup>

## （二）扭曲的伊斯蘭

許多美國人認為伊斯蘭就跟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眼裡的美國一樣，是個「大魔鬼」。這個邪惡魔鬼代言人就是奧薩瑪·賓拉登，他的一切都與伊斯蘭、阿拉伯、恐怖活動畫上等號。<sup>307</sup>傾向過分誇大的方式把美國面對的安全問題看成完全是伊斯蘭世界推波助瀾造成的，並以過分簡化的方式將各種不同的政策問題混為一談，造成原本生存條件多樣、政治脆弱及有爆發潛力又失序的伊斯蘭變的更為複雜。

根據統計，全球約近 12 億穆斯林人口中，聯合國會員國穆斯林比例超過 8 成 6 的有 32 國，在 6 成 6 到 8 成 5 之間有 9 國，所以有 41 國人口多半信奉伊斯蘭教。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被評估為「自由國家」，由於高出生率及皈依等因素，穆斯林現在是全世界人口增加速度最快的族群，幾乎所有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國家，無論是否聲稱自己為伊斯蘭國家，都會碰到要求實施伊斯蘭律法的宗教問題，因此，宗教問題亦成為伊斯蘭世界政治動蕩的重要因素。

大多數的伊斯蘭國家多為脆弱、無效率、政治問題困難多、討厭西方，屢因內部問題與鄰國衝突造成國際不安與緊張，並不時引發恐怖事件。因積弱不振而孕育社會苦難、普遍的宗教敵意、強調國家所受到的委屈與區域衝突，而這些都是阿拉伯或伊斯蘭世界反美仇美的重要原因。而從 1979 年伊朗神權派掌權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就十分讓西方擔憂。然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基本上是反動的，短期或許有效，長期反而無力；有些比較發達的國家，例如摩洛哥、沙烏地阿拉伯，甚至將基本教義裡某

<sup>306</sup> 杜文仁譯，前揭書，頁 39-41。

<sup>307</sup> 美國即使聲譽卓著的大報亦塑造此種刻板印象。紐約市立大學教授 Evand Abrahamian 在 2002 年夏天的《中東報告》裡表示：911 事件後的反應是《紐約時報》這種大報亦是一篇接一篇的文章，用〈這是一場宗教戰爭〉、〈沒錯，就是伊斯蘭〉、〈伊斯蘭的憤怒〉、〈穆斯林的狂怒〉、〈伊斯蘭的忿恨〉、〈伊斯蘭狂怒之源〉、〈聖戰 101〉、〈伊斯蘭恐怖行動之深厚學術基礎〉、〈信仰與世俗之國〉、〈伊斯蘭之力量〉、〈吉普林早知美國今日始知之事〉、〈伊斯蘭世界正在看的半島電視台〉、〈真正的文化戰爭〉、〈伊斯蘭革命〉、〈唯一的信仰〉、〈第一場聖戰〉、〈激烈抗議西方，古今委屈追本溯源〉等激烈標題。

些政治主張融入政府之中。<sup>308</sup>

多數的伊斯蘭國家在政治上經常抨擊西方勢力的宰制。受到西方影響的伊斯蘭知識分子對「文明的衝突」更是相當不以為然，對他們而言，這種說法只是充分證明美國與以色列的優越感；事實上這些伊斯蘭國家脫離殖民統治不過 20 年，歷史的記憶與傷痕無可避免的影響和增加了他們的思維和激情。加諸時代的推移，伊斯蘭主義雖然祈求民主，卻不得不經常事與願違的因為宗教信仰、經濟困境與國家體質的脆弱下，根本不受重視。

對伊斯蘭信仰者而言，<sup>309</sup> 西方的世俗民主制度對於他們而言就等於是無神論，他們解釋西方世俗化的趨勢正代表了宗教的式微。在西方只有違法的事才違反了倫理或道德，他們認為這種作法將會剝奪他們判斷道德的能力。伊斯蘭主義者認定政教分離會讓世俗取代宗教，因之更希望可以實施伊斯蘭律法；因此，對伊斯蘭主義者而言，民權的自由和宗教教義的分際是個兩難的局面，即使伊斯蘭內部對此亦有相當的爭辯卻至今無解。<sup>310</sup>

---

<sup>308</sup> 郭希誠譯，前揭書，頁 65-71。

<sup>309</sup> 伊斯蘭主義（Islamism）是指由伊斯蘭衍生出來的政治意型態，跟伊斯蘭教義不同。伊斯蘭主義派（Islamists）則是希望實施以伊斯蘭為基礎的人士，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希望實施神權政治的人不一樣。不過，另一種相反的看法也必須注意，那就是伊斯蘭主義—尤其是激進派—已經式微。此說法是法國學者 Gilles Kepel 在他寫的《聖戰：政治伊斯蘭的痕跡》所提出的，參見郭希誠譯，前揭書，頁 237。

<sup>310</sup> 伊斯蘭世界對重新定義政治論述的辯論迴響十分熱烈與創新，然而卻未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重視。例如伊朗哲學家 Abdul Karim Soroush 認為信仰應該是自由選擇的。敘利亞學者 Muhammad Shuhur 所寫的《聖經與可蘭經》，在伊斯蘭世界大受歡迎。他在書中闡述希望將伊斯蘭教義融入現代社會。值得注意的是，2 個重要又歡迎的伊斯蘭思想家—黎巴嫩的 Sheikh Muhammed Hussein Fadlallah 及蘇丹的 Hassan Abdallah al-Turabi 與伊朗神權派及恐怖活動畫清界限。他們亦公開指責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的宗教偽善，他們跟別人一樣似乎正希望為民粹政治制度找出一個定義，而這套制度裡面有宗教價值、有律法，用這套制度來代替世俗的憲政。